

五味禁果随笔丛书
佯

醉

五味禁果随笔丛书
与

五味禁果随笔丛书
佯

五味禁果随笔丛书
狂

五味禁果随笔丛书



韩静霆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佯醉与佯狂

韩静霆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佯醉与佯狂/韩静霆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1

(五味禁果随笔丛书)

ISBN 7-5306-2975-1

I. 佯… II. 韩…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573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151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13.00 元

内 容 提 要

人的一生会有多少坎坷，多少感慨？恋爱、婚姻、家庭会是怎样的经历？亲情、友情、世情会发生哪些变化？

作者记录并解析自己，也记录并解析他人。

情理交融，且庄且谐，幽默风趣，是本集的特色。

目 录

第一辑 回眸

生与死，爱与恨，是永远对我有魅力的怪圈儿。人就这样儿，从生到死，跋涉。

二泉作证	(3)
婚礼奏鸣曲	(9)
爱之岸	(20)
家庭记事	(27)
闲章	(40)
我们的狗狗	(44)
过年	(50)
遗书和太阳	(57)
男人和男人的巢	(60)
中年日记	(67)
音乐作伴	(74)
黑土地	(81)

第二辑 咏 叹

没有生的灿烂，怎会有死的耀亮呢？那些一点一点腐蚀掉生命的人，不可能不倒下，立而不倒的，一定轰轰烈烈活过的。

烟民挽歌	(87)
论“呼噜”	(96)
短嘴金丝燕	(103)
枯立冷杉	(114)
病榻观叶	(122)
画马琐记	(130)
吃虫	(142)
阑尾	(146)
棋战大观	(152)
祭放羊娃文	(162)
酒话	(169)
梵高与青藤	(177)
佯醉与佯狂	(193)
情圣白居易	(219)
跪着挣断脐带	(234)
周庄烟雨 中	(243)

第三辑 品 味

这个世界之所以拥挤不堪完全是因



为人们的愿望无尽无休无终无止如原上的草，这个世界之所以喧哗骚动完全是因为人们的愿望光怪陆离纷纭繁复如万花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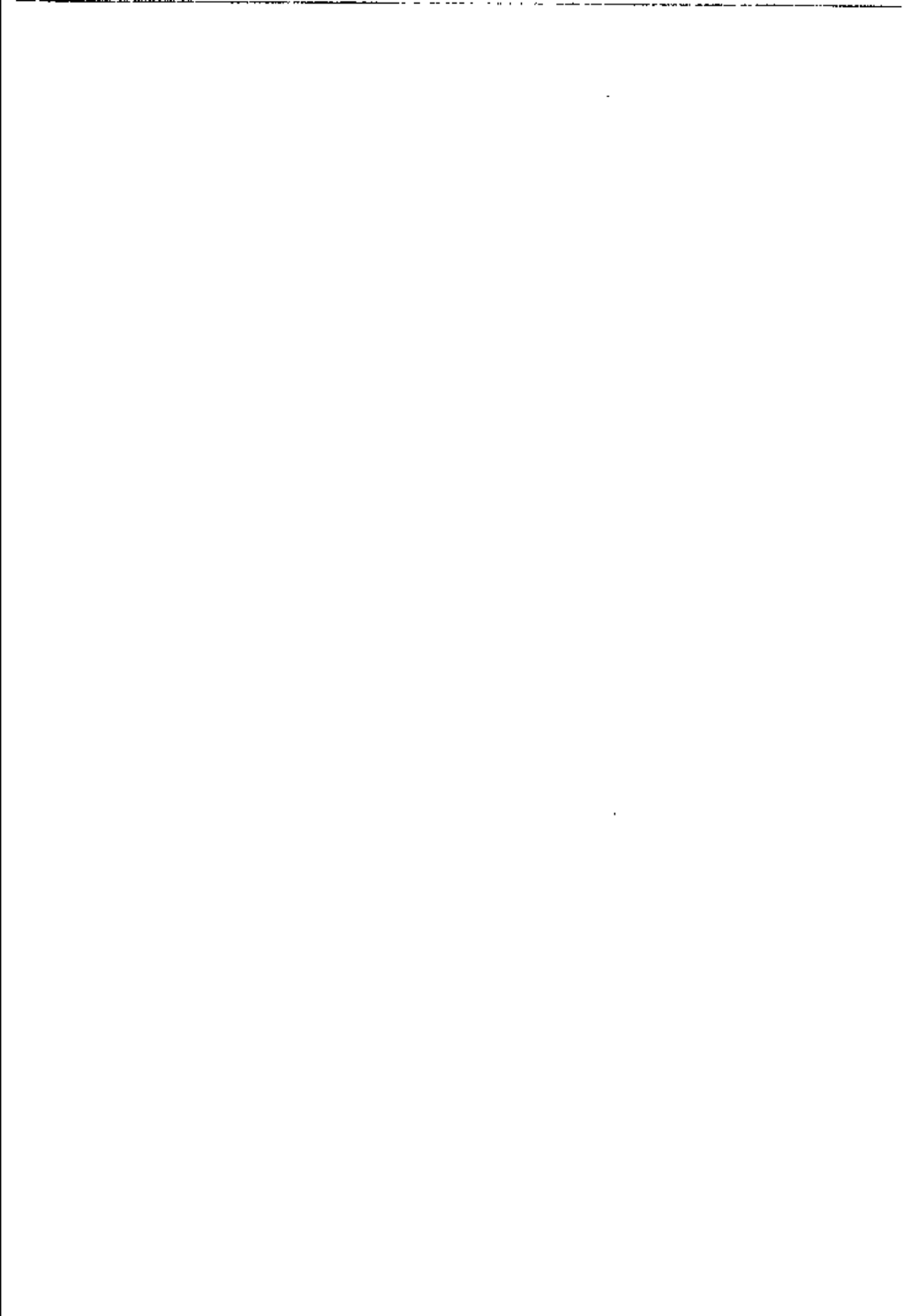
愿望	(251)
成熟	(254)
良心	(257)
幸福	(261)
财富	(266)
错错错	(270)
位置	(274)
方舟	(279)
会见心灵	(289)
戏说“食文化”	(296)
食在“奥灶”	(301)

第
一
辑



回眸

生与死，爱与恨，是永远对我有魅力的怪圈儿。人就这样儿，从生到死，跋涉。



二 泉 作 证

十八岁那年，我背着一把二胡，离开东北小城，出山海关，到北京投考中央音乐学院。

这是我头一回离家出远门儿，到了北京，一见宽得要命的长安街，浑身的狂野，就收敛了许多。我在北京举目无亲，北京越大，心里就越茫然。坐上公共汽车到前门找旅店，汽车售票员操一口卷舌的京韵，湿滑的，耳朵抓不住，胡乱跑下车，也不知是到哪儿了。

京都那长着芒刺儿的白花花的阳光，晒得我心上发毛。养精蓄锐，才能去考场战斗，可我不知到哪儿可以找到晚上睡觉的大通铺。我的衣袋里攥出了热汗的钢镚儿角票儿，只够住大车店的。

就在我回顾茫然的时候，有人拍我的肩膀，热辣辣地叫“东北小老乡”！我回过头，看见一个尖长脸和一双热情得不能再热情的小眼睛。那人率先通报是哈尔滨东北林学院大学生，迅速而坦诚地公开了他来京是要转学到北京林学院的；坦诚而迅速地出示



佯
醉
与
佯
狂

了贴着照片的学生证，让我验明正身。我就也迅速，也坦诚，公开了我的籍贯，住址，家庭成员，来京目的，还有年龄什么的。尖长脸知道我是音乐学院的考生，就弄出一个口琴来，放进嘴里呜喱，证明他极其喜好音乐，又是同乡，又是知音。

我简直喜出望外，立即和尖长脸成了好友。他得知我正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就慷慨地推荐了北京甘家口黄瓜园徐工程师家去住，说只要通报他的名字，绝无问题的。

我当然去了。

我并不知道这是一个骗子让我去拧人家的门把手。

甘家口徐工比我更了解尖长脸。后来知道，徐曾托尖长脸将老母护送回哈尔滨，尖长脸勒索要挟，骗了徐工的钱物，并且把老太太旅途用的钱也攫为己有了。再后来，还知道尖长脸终于因多次诈骗被判刑八年。当然，这些，在我以骗子最亲密的朋友的身份儿去拧人家门把手的时候，前后因由一概不知。

我叩开了黄瓜园人家的门，徐工把我让进了屋子。

在徐工的眼镜后面，我只看见了和善。那时候我还是个浑身牛犊子腥气的毛孩子，不懂得分析人眼

色中的化合成分。我开门见山说是×××(可惜记不起尖长脸名字了)让我来住的。

徐工无表情,不说话。甘家口黄瓜园人家的老母亲,还有徐工的夫人,北京友谊医院护上长马承莺,小女孩青青,都不说话。

我就尽力渲染我和尖长脸儿的关系:同乡,好友,还有知音。

还是不说话,他们。

当大人们上下打量我这个不速之客的时候,四五岁的小青青好奇地碰了碰我的琴囊。

老太太叫了一声:“别动!”

我吃了一惊,但不知这是为什么。我忙把衣兜里能证明自己的东西,都翻给他们看;是音乐学院准考证,进京住宿介绍信之类。同时我打量了一下房间:两间小屋,里外都摆着床,那些床铺都是早分配好的,母亲,夫妻,女儿,都有主儿了。我想,也许地上可以放下我这个穷小子?

徐工又来追问我和尖长脸的关系,我就咬定是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徐工问,你们认识多久了,我脱口回答:今天刚刚认识的。说罢,我“聪明”地意识到,“刚刚认识”这句话,把我在这间屋子地上住宿的机会砸了。也是急中生智,我不再扯什么“尖长脸儿”



佯
醉
与
佯
狂

只请求他们听听我拉琴，我拉一首曲子给你们听吧，我说着，活像一个乞食街头的流浪艺人，立即解开琴囊，伸出胡琴来。我的手有点儿抖，我的额头爬出了成群的汗珠。

老母亲说：“别着急。”

我调理了琴弦，让自个儿静下心来，权当黄瓜园人家的老小，是我应试的第一批“考官”。

哦，二泉，月亮，阿炳……

哦，《二泉映月》……

我的琴弓开始锯动琴弦，仿佛决心锯开陌生人的心灵之锁。我那神经质的指尖开始叩动音乐之门，起初有点儿毛躁，我必须分出心来观察“考官”神色：老母亲定定地只看我的娃娃脸。小女孩的眼神儿里有几分新奇。徐工夫妇蹙着的眉头解散了，渐入境界。……我梦一般地跌入音乐之谷，开始自己感动自己了。我颤抖的心，被二泉之水化解着，荡漾着，我的指尖在琴弦的高把位滑动，感觉、触摸、寻求、归还，通过每个小巧的装饰音，捕捉二泉水滴的聚散，水中银链般的月光的闪烁。乐曲回旋，层层叠玉，挂在指尖的泉水冲波逆折，从千仞高崖跌落，从幽谷蜿蜒而来。月光，在我的心上铺开。我的心里清凉得很，干净得很。泉流，一些儿流在我的心上，一些儿涌上我的

眼睛里。我的眸子有点儿湿，也有点儿酸，回荡的泉流似乎是水又并非泉水，而是淡淡的哀惋、叹息、伤感和无奈的求助……

曲子结束了，四壁悄然。

徐工夫妇还在泉流和月光中流连。

小女孩也那么温柔。

老母亲说：“孩子，去洗把脸吧。”

这就是说，他们，黄瓜园人家收留我这个借宿的北方穷小子了？

我真想哭。

谢谢。

谢谢音乐。

谢谢《二泉》！

谁至聪至慧地说过音乐是“上帝”的语言呢？音乐，岂止是“上帝”的语言，简直是“上帝”的抚爱！她顷刻间抚平了人心灵上的褶皱，顷刻间让一个人心灵的泉水流入另一颗心灵。音乐，让人善良，让人豁达，让人慈祥，让人高尚，让一个浪迹在外的穷小子有了安身的雀巢了！

黄瓜园人家给我腾出了一张床，老母亲只好在燥热的夏夜和孙女儿挤在一起了。我给他们添了很多的不便，早晨要他们来唤醒，晚上要他们等门，而



佯
醉
与
佯
狂

且,在窄小的厕所洗澡还弄得满地是水。……徐工夫还专门带我去北海公园看灯火桨影,让我领略都市的月色。他们那如二泉一样明澈的心,偃着我,滋润着我,使我在初试复试中一路过关斩将,终于考取了音乐学院。至于尖长脸,我在住进徐家后的第三日,在街口巧遇了他。他将我除了归程路费之外的一点儿钱全部“借”去,便杳如黄鹤,害得我回家时在慢车上一日一夜没吃一口东西。可是,这些小损失比起黄瓜园人家给我的巨大的爱,实在不算什么。

我在黄瓜园一共住了三宿,临走的时候,我又演奏了一遍《二泉映月》,算是答谢。

1985.6

婚礼奏鸣曲

谁能忘记自个儿的婚礼呢？

不，

不能。

婚礼，其实是家庭这本书的封面儿，谁不想装潢得精美些？翻过这一篇儿，生活的具体内容可就因人而异啦。或许是用甜得腻人的糖写的文字；或许是每一段逝去的时间都变成陈酒，回味也醉人；或许是带着硝烟味儿的惊心动魄的“战争史”；或许从家庭的第一页就开始节蔓儿横生，演义出跌宕起伏的故事，中间不免又杀出些人物来，于是有爱有嗔有嫉妒有愤怒有生有死有笑有泪有含泪的笑有含笑的眼有希望有绝望有绝望中的希望有希望中的绝望还有的有结局还有的没有结局还有的结局并不是什么结局，不是什么结局亦算结局——噢噢，每家的男人和女人，用自己的甜酸苦辣涂写每家的书。就这样儿。各自写各自的书。作家们呢——那些小书记员便把人家的生活拿来抄袭，拼凑，横加干预，硬塞人自己的



佯
醉
与
佯
狂

好恶，然后躲在铅字后面去赚人们的泪和笑、时间和稿费。

可是婚礼毕竟是
家庭
这册大书的
封面。

咀嚼这一段生活怪有意思，大脑也会生出舌头来试试味觉……

我和她在大字报的席棚间穿过，把头缩在脖腔里。我们不敢抬头，因为已经有一张大字报赫然贴在布告栏了，那上面历数我和她的罪状是：卿卿我我，属于砸烂的小资产阶级之列。工军宣传队那个有好几个孩子的头儿早就教导我们说——革命还要媳妇做什么？我们的大学三年级的同学们终于找到的新靶子。每次看到大字报，我总是慌得咽唾沫，想撒尿。我怕再有一张黄裱纸上写出我和她的名字，她的精神就要彻底崩溃。她已经瘦成一条儿啦，她已经患了失眠症啦，她已经在音乐学院外面躲了许多时日啦。也许她真的认为自己是罪孽深重？也许她担心真会像大字报上俗不可耐的威胁那样——棒打鸳鸯两分离？

结婚！